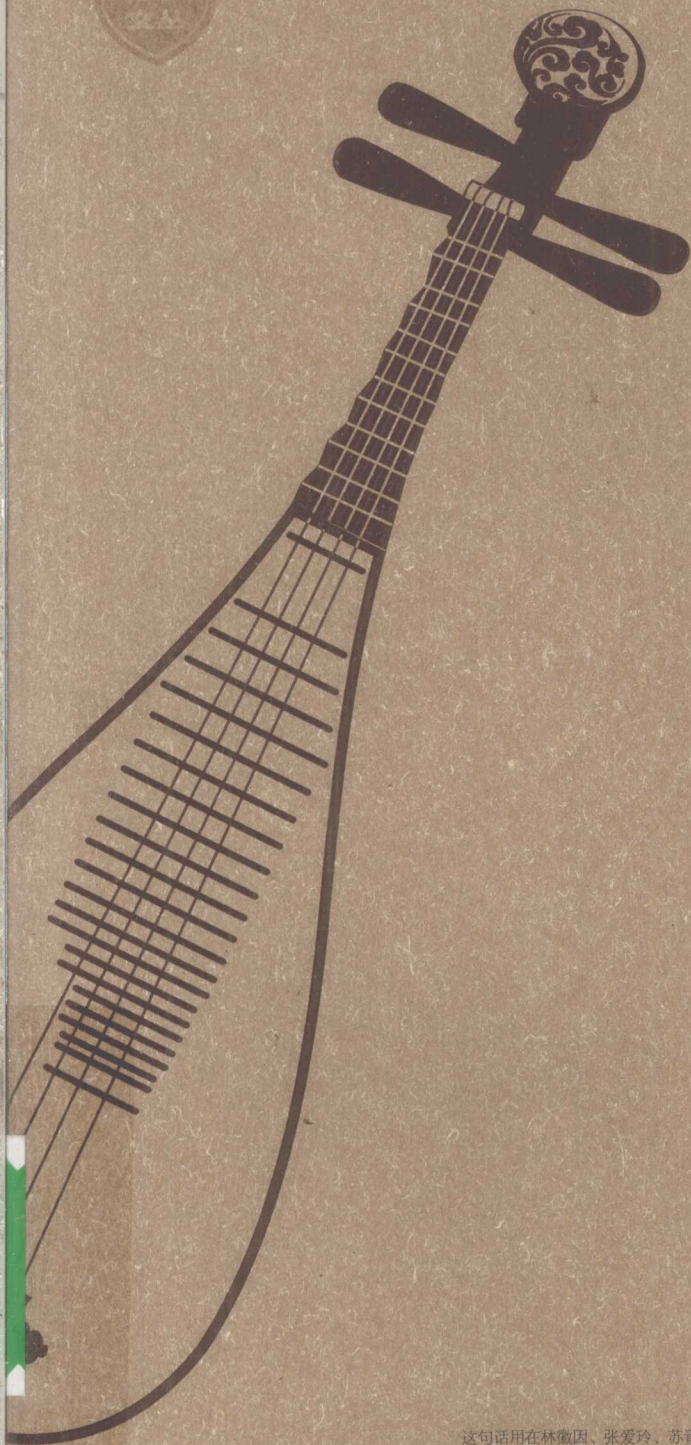




红颜往事 堪回首

《书屋》编辑部◎编

有些人死了，却依然活着。
这句话用在林徽因、张爱玲、苏青、波伏娃、薇乐美、薇伊、杰奎琳等中外杰出女性身上，最是贴切不过。
她们不是天上的星宿，就是海中的精灵，一旦降临人间，便生而死，死而生。
对情感生活感到失望的男人，不妨从中选取一二引为知己，
既可寄兴，又可疗伤。

湖南教育出版社



红颜往事堪回首

《书屋》编辑部◎编

有些人死了，却依然活着。
这句话用在林徽因、张爱玲、苏青、波伏娃、莎乐美、薇伊、
杰奎琳等中外杰出女性身上，最是贴切不过。
她们不是天上的星宿，就是海中的精灵，一旦降临人间，
便生而死，死而生。
对情感生活感到失望的男人，
不妨从中选取一二引为知己，
既可寄兴，又可疗伤。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颜往事堪回首/《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9

(书屋文丛)

ISBN 978 - 7 - 5355 - 6308 - 8

I. 红… II. 书… III. 女性—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203 号

红 颜 往 事 堪 回 首

《书屋》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8×1000 16 开 印张: 16.5 字数: 1718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 - 7 - 5355 - 6308 - 8

G · 6303 定价: 33.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因斯林文下力一县冠“天其四同人古日，第长于邀树松。”

中慧书卷，自洛良出因崇林。整屏韵吏由册区人著霖品金

州座其扮型，下版韵基吟义人量目面，案幸遇极幽出杰

通通也改博人英科，需引金，为想策，郭达翁碧比平，册，射

才新出保也相同，册神韵通本，米带翠凤，册国中余因

冷如香悉已空多，世案书熟高，示自韵雅典册，册册

世上有贤明雄霸的英雄，也有聪慧惊艳的红颜。在长期由男性主宰的世界中，后者闪耀出来的光辉，似乎更具有迸发的品质和迷人的元素。那些曾经给世界带来惊奇、梦想和感动的女性，或许是上帝派发给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她们不是天上的星宿，就是海中的精灵，一旦降临人间，便似高岸红杏，引领春喧；又如雪岭横梅，点染江山。

十多年来，《书屋》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外知名女性的传记类随笔，涉及林徽因、张爱玲、苏青、陈衡哲、陈香梅、阮玲玉、波伏娃、莎乐美、薇伊、阿赫玛托娃、杰奎琳等各具个性风采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此次将这些随笔汇集出版，既是为历史存照，亦是为现实增添梦想。在世俗化的浪潮将人们裹挟得喘不过气来的今天，在沉重的肉身亟需救赎的时代，我



们有必要回溯历史，领略那些或高贵或飞扬的灵魂，重拾诗意、激情乃至信仰。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一代才女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等人对她由衷的礼赞。林徽因出身名门，秀外慧中，她不仅是杰出的建筑学家，而且是人文领域的通才。凭借其绝世美貌和卓越才情，她一生引得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等精英人物为之倾倒。林徽因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永远的骄傲，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有关教养、知性和典雅的启示。海派作家张爱玲与苏青成名于乱世，相互欣赏并引为知己。她们的作品虽然没有宏大的叙事，但却以细腻而冷艳的文笔，描绘了乱世中众生的心态和存在的荒诞。张爱玲天纵灵秀，其作品的华丽与苍凉足以打动数代读者。苏青对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但这种爱好却从未真正满足过。不平则鸣，谋爱不成无奈退守的苏青将世情风俗特别是男性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她们来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方式，也是内心苦到极处后的宣泄。而与美国的陈纳德将军演绎经典爱情的陈香梅女士，也是一位识见不凡的才女，她的名言是：“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去爱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为野心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与中国女性相比，西方女性对世界和人性的奥秘似乎更具好奇心，也更有冒险的热情和破解的欲望，其中的杰出者则以其强悍的反思能力和大胆出位的个性表现，铸就光芒四射的人生和精彩绝伦的作品。以写《第二性》名扬世界的波伏娃在与哲学家萨特的旷世奇情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了“道德的暧昧性”，那些危险的情感丛林既密布陷阱，又充满诱

惑。与波伏娃同时代的薇伊是一位解构主义者，她敏感于社会的失衡，无悔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对政党、集体以及各种学说作了大胆的反思。而周旋于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等杰出男性之间的俄罗斯美人莎乐美，则呈现了与伟大心灵共舞的心性和能力。至于先嫁给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后又委身于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杰奎琳，她的随心所欲，权富通吃，又不知招来了多少女性的嫉妒和羡慕。杰奎琳我行我素，却分别登上权力和财富的巅峰。其绝世丰艳和奇幻人生，令人叹为观止。在她的葬礼上，总统克林顿称赞她是“勇气和尊严的楷模”。这些风姿各异的西方女性，从思想之美到容悦之术都堪称经典，必将作为标本长存于人类的文明史。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不甘平庸的女人和男人。它既可破闷，又可疗伤；既能寄情，又能指南！

胡长明

2009年9月7日

目 录



林徽因与冰心

目 录

001 前 言

第一章 曲终是寂寞

- 001 林徽因：风华绝代
- 020 张爱玲：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 027 苏青：琵琶曲终是寂寞
- 037 周炼霞：海上花开花又落
- 043 苏雪林：一个女人的两种姿态
- 051 萧红：越轨的笔致
- 054 谢冰莹：从“女兵”到教授
- 058 吴曙天：《情书一束》的女主角
- 065 林徽因与冰心：两个才女的恩怨

第二章 往事堪回首

- 069 宋氏三姐妹：歧路人生
- 082 陈香梅：梅傲千古



102	陈衡哲:第一位中国女教授
110	阮玲玉:人言可畏
135	孙多慈:鲜为人知的尘影往事

古 朗 190

第三章 玫瑰永不败

潘 冠 中 章一第

145	波伏娃:道德的暧昧性
164	莎乐美:与伟大的心灵共舞
186	薇伊: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217	阿赫玛托娃:“让他们就这样把我怀念”
228	杰奎琳:随心所欲

小 林 西 越 入 世 个 一: 林 雪 衣 340

魏 望 郎 赫 莎: 玛 茜 125

陈 祥 庭 “ 真 女 ” 小: 望 水 街 326

山 主 义 路 夫 一 斗 前: 天 都 吴 320

叶 恩 治 女 个 个 西: 公 分 己 因 耀 州 300

百 回 醉 事 封 章二第

主 八 都 封: 林 盼 三 入 宋 900

古 下 楼 禁: 林 雪 衣 280



林徽因：风华绝代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二十四岁的徐志摩邂逅了十六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这注定是古历每月朔日(初一)方可一见的太阳与月亮各在半天的特殊景象，太阳加快步子，异常炽热地吐放着光辉，去温暖那一片纯洁的冰魄，却是枉然，月亮在太阳的逼射下，反而更加惊慌地钻进云层，发足西奔，不肯将自己交付出去。不错，林徽因有双重文化教养的背景，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正如一幅名为“梅傲千古”的双面绣，但此时的她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就算是日后成熟了，她也比徐志摩保守和务实得多。两人之间，她不是不可以走远，但她不可能走得跟徐志摩一样远；她也并不是不可以走近，但她不可能走得像两片相邻的树叶那么近。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



“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事业定下了基调。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火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少女，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来到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一个玫瑰色的故事，而将是一个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远退。已为人夫、已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唐突滑稽，有点荒谬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候彩虹，对英国女作家曼殊菲尔（现通译为曼斯菲尔德）表现出超乎崇拜的爱慕，这样的浪漫情怀林徽因还不能理解，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虽能创立一门融贯东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正确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表达。于是，尽管双楫剪开过康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花园的蹊径，他们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一局难以合龙的感情而痛苦。他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带着女儿归国，让空间和时间来作客观的裁断。林徽因走了，偌大的伦敦空寂下来，徐志摩极目长天，只见永不开缝的阴霾封

锁着穹庐，于是他合上厚厚的日记，任由方兴未艾的情愫在里面哗哗剥剥地燃烧。

一年之后，即1922年10月，徐志摩放弃了打熬了两年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资格，归心似箭地赶回国内，又见到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简直不敢相认，这才分别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秀润的神采笔墨难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是无以复加的爱情的光明，昔日雾笼云翳的那一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禁满怀醋意地要问，那个创造奇迹的情敌是谁？原来是他，是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成，知道了这个答案，他无从发作，只好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认了？忍了？在情场上，他确有足够的勇气，不怕任何对手，但在对手的身后，若站着严师梁启超，他还有多少胆色？真不好说，他的功力顶多也只能发挥四成了，又如何是梁思成的对手？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虽然大打折扣，但他还是有点失控，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顾盼的林徽因。那对志趣相投（都热爱建筑学）的年轻情侣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地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梁师弟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人为庆贺泰翁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翁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常陪同



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报纸上还将白发苍苍的泰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清丽脱俗的林徽因形容为松、竹、梅“三友图”。对于这两个谑称，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无奈玉女不爱金童，金童自寻烦恼，徐志摩曾向慈祥的泰翁倾吐了内心的苦痛。诗人最天真，泰戈尔也不例外，他自以为写过《新月集》，做月下老该是分内事。泰翁亲自出马，得来的答复却仿佛是法庭上的终审判决：林徽因的心已经百牛莫挽，完完全全归属于梁思成，旁人不得觊觎。

山火不烧向这片树林，便会烧向另一片树林。此后，徐志摩冒着风险，转而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并义无反顾地与之结合，几乎惹恼了整个社会，父亲“只当此儿已死”，恩师骂他个狗血淋头，朋友们劝阻不了，也摇头叹息。正是在这四面楚歌的形势下，爱情的力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那股子拗劲充分体现出来，徐志摩胜利了，同时也就无可救药地失败了。那位挥霍成性的交际花，用情不专的瘾君子，尽管才貌双全，却带着一身“恶之花”的毒质，故而与徐志摩理想之爱的目标相去甚远。由希望堕于失望的徐志摩精神日益消沉，于是发出哀叹：“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此诗作于空难前的半年，真是一语成谶啊！当失望的徐志摩将目光从陆小曼身上游移开去，林徽因纯净而成熟的美又超乎以往地吸引着他。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的感情几经挫折，已变得沉着而深化。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成了徐志摩精神的避风港，昔日慎为之防的梁师弟已不再将可怜的徐师哥拒之门外。陆小曼抓牢了徐志摩的身，林徽因则握紧了徐志摩的心——她将他的这份感情视为“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然而沪、京两地



的这场拔河尚未见出分晓，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正顶着浓雾飞向北京）就轰的一声撞在离济南五十多公里的高山上，骤起的烈焰将那条拔河的长绳拦腰烧断了。

理智果真能管领一切吗？不能，但它是驾驭烈马的一条缰索，对于一位骑术未精的人来说，总还有些用处吧。林徽因所受的东西合璧的教育便提供这样一种“骑手的理智”。她在徐志摩殉难两个多月后写信给胡适，推心置腹地讲出一篇伤心伤肺的话：“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谥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实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不够爱他”，并不等于不爱他，这是林徽因的一句颇有技巧的大实话。爱在潜滋默长，在两端用力拉拽，也是无须讳言的实情。假若徐志摩不死在1931年11月19日，而死在以后的另一时间，就不难预见，一场爱的新冲突终会冰山露出海面，火山喷出烈焰。空难适时地消除了这种可能，这是天意，天意从来高难问啊！

有一个细节显然是不可忽略的。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是亲赴现场参与善后事宜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他给妻子林徽因带回了一



块飞机残骸上烧焦的木片作为纪念品。这块焦黑的木片显然被林徽因当作了徐志摩生命的象征，一直将它悬挂在卧室正中央，整整悬挂了二十四年，直到她告别苍凉的人世。是爱情还是友情何必非要作个分辨？它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真情，一份到死值得纪念的深情，这已经足够了。

林徽因有一颗诗质的敏感的心灵，控之在手的理性终究难敌荡之于怀的感情。她勇于承认：“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徐志摩死后，在她内心这种感性的反弹遂变得格外强烈。她说：“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1937年11月10日《致沈从文》）可惜志摩死矣，那种一呼一吸间都能沁人心脾的爱的芳馨已不复存在，为此她才感到格外难过。她说：“我所谓极端的、浪漫的或实际的都无关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1936年2月27日《致沈从文》）可惜她觉悟得稍晚了些，徐志摩未能成为这番憬悟的受益者。有个现成的问题是，林徽因为何要向沈从文倾吐心声？除了他们之间多年的友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沈从文是徐志摩的得意弟子，是一个真正的知情者，他听到这番话，该为他的老师感到惋惜，感到悲哀了吧。

在学识上，林徽因非常欣赏徐志摩，后来她写诗，就更能欣赏作为诗人的徐志摩了。除了欣赏他显而易见的才华之外，她还欣赏他的为人：“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是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纪念志摩逝世四周年》）她还说：“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悼志摩》）像这样披肝沥胆吐真性情的朋友，别说放眼文化圈中，就是放眼人间，又能找到多少？愈是认清了这一点，林徽因便愈是珍重徐志摩的那份无价的情谊，也就会为了一场“日记风波”大动肝火，大伤心气。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留美期间，曾将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房子借给陈源和凌叔华夫妇暂住一段时间，徐志摩即在此期间将一个文件箱交托凌叔华保管。可万万没想到所托非人。凌叔华的好奇心超过了她的教养程度，她弄开了锁，偷看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还将它们拣选出来，另藏别处。徐志摩遭遇空难后，林徽因才从叶公超（新月社作家）处得知志摩的《康桥日记》落入了凌叔华之手。出于对自己少女时代那段奇特交往的好奇，也想看看徐志摩当年笔下的自己有多么幼稚可笑，她便去找凌叔华要看这本“原始档案”。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当时，凌叔华正打算作《徐志摩传》，极欲据有第一手资料，于是以“遍找不着”和“在字画箱中多年未检”为由一再推脱搪塞。林徽因自然气恼不过，请出了胡大哥胡适来居中调停，总算收回了那只文件箱。但经过清点，那本《康桥日记》仍然不在其中，这显然是妙手空空的闺秀派作家凌叔华仍在玩缓兵之计。此后，又费去几番周折，林徽因总算拿到了那本“旧账”，却发现其中涉及自己的部分全被凌叔华一字不剩地裁去了。徐志摩曾对



林徽因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他的话总算得到了应验。《康桥日记》的关键部分石沉海底，徐志摩1920年秋、冬的心路历程从此漫漶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成了解不开的谜团。这不仅仅是林徽因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损失。

人与人的缘分真是一言难尽。徐志摩在雾都伦敦邂逅了林徽因，他只知道那是猝不及防的美，那是突如其来的爱，还不知道那就是诗，但不可能绕过缪斯的圣殿，命定要做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那样的歌手。天意难违啊！十一年后，他“御风而行，泠然而善”，谁知那一趟空中旅行的终点竟是天国？他急着去北京见林徽因，听她主讲古建筑学报告，谁知那竟是他最后的约会？他爽约了，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他们的缘分如此结束，也像是一首诗，一阙音乐，戛然而止。但缪斯并未离去，徐志摩的诗笔仍留在人间：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云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这是林徽因的《那一晚》，语感和意象都拓下了徐志摩诗艺的鲜明印记。其中“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更是对徐志摩《偶然》一诗中“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的遥相呼应。可惜林徽因发表诗歌的那一年（1931年）年底，徐志摩便永远喑哑了他歌唱的喉咙，要不然，在他的牵引下，林徽因必定能将她的诗笔变成魔棒，点醒更多美丽的意象，在缪斯的圣殿里，他们将相得益彰。

自古情场如战场。徐志摩输给比自己小五岁的梁思成，而且输得心服口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对情敌，论教育程度，基本一致，都是年纪轻轻就负笈留洋，入读国外的名校，徐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梁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论谈吐，两人均出语不凡，富于幽默，徐志摩口若悬河，梁思成言如美玉；论风度，徐志摩潇洒飘逸，梁思成沉稳持重；论书卷气，徐志摩含辉，梁思成蕴秀，两人各有千秋；论性格，徐志摩如冬火，梁思成如春阳，热度不同，但各有各的一种好处。这样比较一番，还是难分伯仲，那就得继续往下比较。至少有两方面形成差异，一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截然不同，前者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石的富户，后为上海的银行家，给独生子最好的物质享用固然毫无问题，但对其人生诸